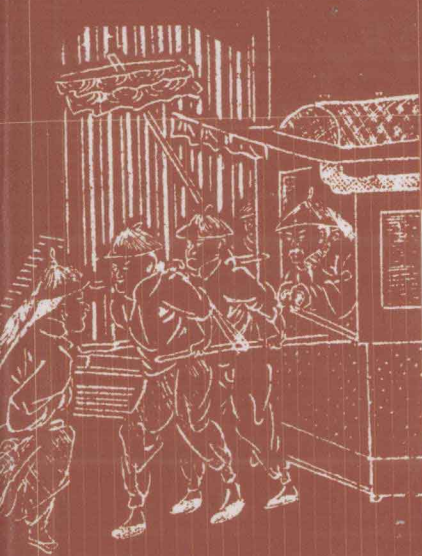


官場

現形記

清 李伯元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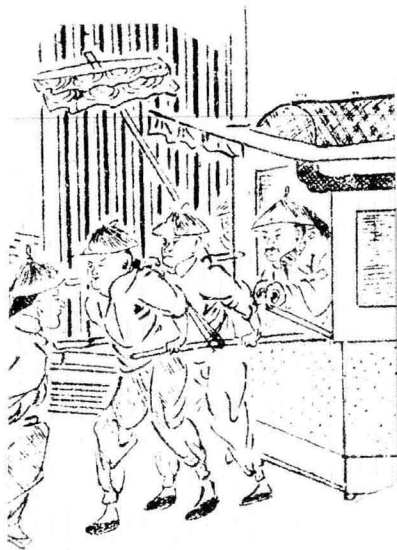


官場

現形記

清 李作元 著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现形记/(清)李伯元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643-945-6

I. 官… II. 李…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7577 号

- 书 名 官场现形记
著 者 (清)李伯元
责任编辑 冯保善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4.875
字 数 69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43-945-6
定 价 30.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在晚清四大小说家中,李伯元名列榜首。李伯元的文学史地位,则赖其《官场现形记》奠定。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曾祖李文喆,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历任滁州训导、盐城教谕。父李翼辰,字申之,山东候补知县。伯元即出生于山东。伯元六岁丧父,由堂伯父李翼清抚养。翼清字念仔,历任山东肥城、胶东知县、兖州同治、东昌府知府、山东候补道。伯元约在十三四岁开始应科举考试,数次回到原籍武进,参加童生试,二十岁,方考取秀才,补廪贡生。二十二岁参加乡试败北。二十六岁,随李翼清迁回了武进老家。光绪二十二年(1896),完婚后,为谋求生路,李伯元移家上海,受聘为《指南报》主笔。次年,创办《游戏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办《繁华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官场现形记》开始于《繁华报》上连载;五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绣像小说》半月刊,受聘为主编。

李伯元除了创作《官场现形记》外,另有《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经国美谈》、《南亭笔记》、《南亭四话》等。

《官场现形记》六十回，署南亭亭长著。最初连载于《繁华报》，之后由世界繁华报馆分编排印出版。全书印行，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刊本甚多，主要有：丙午正月繁华报馆本，粤东书局石印本，日本知新社刊本，崇文堂石印本，亚东图书馆本，世界书局本等。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一直到了清末，外交失败，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极想知其所以然，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

在人所熟知的晚清谴责小说中，“归罪于官场”的《官场现形记》最典型地体现了“谴责”的特征。书中叙写，官场如同商场，官职如同商品，买官卖官，蝇营狗苟，“统天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恰如田小辫子所说：“任他缺分如何坏，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第三十一回）甚者比官为娼：“譬如当窑姐的，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出了银子也好去嫖。以官而论，自从朝廷开了捐，张三有钱也好捐，李四有钱也好捐，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第十九回）视做官为行商，也自然不会去“致君尧舜”，更不会去“为民做主”，有的只是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中饱私囊。

而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小说第十二回至第十七回，写所谓的严州剿匪：“胡统领一直在轿子里打瞌睡……偶然走到一个村庄，他一定总要自己下轿踏勘一回，有无土匪踪影。乡下人眼眶子浅，那里见过这种场面，胆大的藏在屋后头，等他们走

过再出来；胆小的一见这些人马，早已吓得东逃西走，十室九空。起先走过几个村庄，胡统领因不见人的踪影，疑心他们都是土匪，大兵一到，一齐逃走，定要拿火烧他们的房子。这话才传出去，便有无数兵丁跳到人家屋里四处搜寻，有些孩子、女人都从床后头拖了出来。胡统领定要将他们正法。……正在说话之间，前面庄子里头已经起了火了。不到一刻，前面先锋大队都得了信，一齐纵容兵丁搜刮抢劫起来；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胡统领因见没有一个人出来同他抵敌，自以为得了胜仗，凯旋班师。”（第十四回）滥杀无辜，冒功请赏，人性天良泯灭已尽。

对手无寸铁的善良百姓，大施淫威，肆意屠戮，而对洋人，则卑躬屈膝，奴才相十足。第三十一回，龙都司无端遭到洋人殴打，羊统领知道后，却说：“我就晓得你们这些人不安本分，专门替我惹乱子！好端端的，外国人那里，你又去得罪他做什么？”然后又担心要引发交涉的案子，不仅将龙都司撤职处理，还将他交给营官，吩咐：“倘或三天之内，外国人不来说话便罢；倘有一言半语，我是问他要人的！”（第三十一回）

故做清高的华中堂，则受贿“有方”。一方面，“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你若是拿钱送他，一定要生气”。另一方面，却好的是古董，喜欢收藏鼻烟壶，还出资开了个古董铺。要走他的门路，就到他的铺里去，“无论甚么烂铜破瓦，他要一万，你给一万；他要八千，你给八千。你也不必同他还价，你把古董买回来，自然还你有效验”（第二十五回）。

在《官场现形记》里，整个晚清官场，就是一个禽兽魍魉的世界，

乌烟瘴气，一塌糊涂，从头到脚，通体都散发着溃烂的腐臭，显示着它的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诚如鲁迅所谓：“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酝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大同小异，汇为长篇，即千篇一律”，“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客观地讲，《官场现形记》一类作品，文学性不足，思想认识上的价值，远在其艺术的价值之上。特殊的时代，是孕育了这一类特殊创作的土壤。

目 录

-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0
-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21
-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31
-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41
-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52
-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嫫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63
-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头无路…………… 74
-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86
- 第 十 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97
- 第 十 一 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109
- 第 十 二 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22
- 第 十 三 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34
- 第 十 四 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48
- 第 十 五 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162
- 第 十 六 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176
- 第 十 七 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188
- 第 十 八 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03
- 第 十 九 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18
- 第 二 十 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231
- 第 二 十 一 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243

目 录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助孝子·····	256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268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281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296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309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320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331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346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359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毆打·····	375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390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404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420
第三十五回	捐巨贖纨袴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谗·····	434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446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462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473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485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诨多才·····	496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509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520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531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544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559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574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587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597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611

目 录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626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642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658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673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686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698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714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733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745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760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772
附 录 一	官场现形记序		782
附 录 二	官场现形记序		785
附 录 三	官场现形记序		787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黄门秀士。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一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把这几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这方必开因见儿子有了怎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在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

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

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堤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别叫

他在风地里吹。”

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干，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甚么？”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那里来呢？”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

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一时欢喜，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驳的先生顿口无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直钩钩两只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只见那王仁楞了好半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胡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

西！我今儿一番好意，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倒教训起我来了！问问你爸爸，请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馆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馆，一定要辞馆！”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是满肚子的气，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的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闹的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撵了出来才完的事。按下不表。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紊。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碑楼进士第”八个小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他，记挂

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有事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

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们祖先积了些甚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你抗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

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甚么事情，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他当扇子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说：“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项！半个老钱没有瞧见，倒说先把咱

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没瞧过他这凶攘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好话，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端上去摆供。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络续不断，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绅下来了。赵老头儿祖孙三代，早已等得心焦。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大家饿了肚皮，亦正等的不耐烦。忽然听说来了，赛如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大家迎了出来。原来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爸爸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如同捧凤凰似的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这里请的陪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戴了红帽子、白顶子，穿着天青外褂，装做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但是脚底下却没有着靴，只穿得一双绿梁的青布鞋罢了。

王乡绅坐定，尚未开谈，先喊了一声：“来！”只见一个戴红缨帽子的二爷答应了一声：“者！”王乡绅就说：“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没有？”二爷未及回话，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朝着王乡绅说：“又要你老破费了，这是断断不敢当的！”王乡绅那里肯依。赵老头儿无奈，只得收下，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王乡绅一席居中，两旁虽有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

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都在天井里等着吃。这里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开面东，他祖孙两人坐在底下作陪。

一时酒罢三巡，菜上五道。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来的“闾墨”，一定是清真雅正，出色当行。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未曾出榜之前，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果然不出所料，足见文章有价，名下无虚。两人讲到得意之际，不知不觉的多饮了几杯。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一任监察御史，后因年老告病回家，就在本县书院掌教。现在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还不将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两个，到了此时都变成“锯了嘴的葫芦”，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所以也只好默默无言。

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着这‘制艺’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懈，一句也答不上来。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圆，也不往嘴里送，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一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一面说，一手指着赵家祖孙，嘴里又说道：“就以区区而论，记得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才学着开笔做文章，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我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是引人入胜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用浆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为这上头，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唉！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王孝廉接口道：“这才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